



爲了保衛祖國

徐 愼 等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目次

祖國的忠勇戰士……………張麟二

未婚夫妻和媽媽……………徐慎九

不斬槍……………苑孜云

彈回志……………

撒天網……………

……………

……………

……………

……………

……………

……………

……………

……………

……………

祖國的忠勇戰士

張 鵬

你一定要我講，這次上級決定了我復員，爲啥又沒走，好吧，我就從頭說給你聽！

那天晚上，天空飄着雪花，指導員把我叫到了連部，握着我的手說：「楊貴祥同志，這次組織上決定你復員啦！」我一聽，頭轟地一聲，不由得淚蛋子直往下滾。你別認爲我是怕回家，等一會我說說家景，你就相信了。爲啥要哭呢？你替我想想看，淮海戰役我被解放過來的時候，瘦得皮包着骨頭，長着滿身的疥瘡，走路拉拉杈杈，沒個人形。來到咱們部隊裏，班長——我還記得，他大大的個子，黑黑的睫毛，名叫陳大元，每天晚上，架着柴火幫我烤，親手替我搽疥藥。黨和上級從頭到腳把我武裝成個新人！幾年來，跟同志們一起戰鬥，一起學習，從江北到江南，真是脚印趕着脚印！一步沒離開過。今天叫我離開同志們，能不難過！再說，我是班長，和班裏同志像一個娘的孩子樣，一天到晚形影不離，

乍叫我離開他們，能不流淚！你知道，叫一個戰士摘下他戴了多年的「八一」帽徽，放下他拿了多少年的槍，多不易啊！

既然上級決定要我走了，沒二話，決心回去好好生產，參加建設，使社會主義早一天到來。

我家在四川平昌縣。家裏有母親、老婆和一個七歲的女孩。我的家庭，真不一般化。我媽媽是村主任，我老婆是鄉裏的婦女主任。說起她來，不是我誇，真是好樣的。去年我回家去，見她都不敢認啦。說話滿口新內容。又是社會主義改造，又是美帝國主義可惡，講起來比我不差。

我媽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她說：「孩子，你們這才是一對呢！男的是黨員，女的也是黨員！要是能在一塊工作，那多好！」我老婆聽了這話，一聲不吭，我想她也曾這樣想過。我呢，也想：在部隊裏早起晚睡，一天到晚練兵、上課，生活上比起來當然不跟家裏舒坦些。可是，我自己是個革命戰士，是個黨員，是一個班的班長，能爲了自己丟下全班不管！那當然不行。革命哪能光圖個人舒坦呢！

當時我就說：「媽，等幾年實行了義務兵役制就好了。」

「到那時候你能回家嗎？」媽問我。

「到那時候？也許……」我含含糊糊地回答着。其實，我那時只是爲了安慰

安慰她。

我回家那陣，部隊正準備團進攻大演習。爲了想參加那次演習，我在家住了四天就要回部隊。我老婆非留我多過幾天不行。我生來是個急性子，又怕到武漢趕不上船，說走就要走。誰想，我老婆把我的背包、衣服鎖到箱子裏，拿着鑰匙走了。我一氣，擰壞鎖，拿出東西，連句話也沒給她留，就走了。

回到連裏，我越想越窩火，心想：她這個黨員真落後！費了兩個晚上的時間，給她寫了封信，狠狠地批評了她一頓，你猜她回信說什麼？她說：「留你滿了假期回部隊不是錯誤，你擰壞了我的鎖，是違犯羣衆紀律的！」你聽，她這一口咬得多妙！過後，細想想，也不能怪她，誰家的妻子不希望丈夫在跟前！這次，上級一決定我復員，我就提筆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我一定回家過舊曆年。

往常晚上睡倒，總是考慮着班裏的情況：這個同志工作怎麼樣，學習怎麼樣，那個同志有什麼問題，如何幫助他解決……，可是，自從聽說要復員，心裏

想的就是自己的事啦！回去以後如何參加農業生產，給家裏帶點什麼東西。我想買它幾尺花布，買上個熱水瓶，再給她買雙球鞋。我還想到：我一到家，媽一定會張着兩手迎上來說：「孩子，你可回來啦！」我老婆呢，一定會樂得不知怎麼好。我還想，……嘖！想的太多啦。打的全是如意算盤。

事情真巧，臨到復員團的前一天，我們連裏有個病號出院了。這個同志名叫姬慶法。是一九四八年入伍的老同志，原來是六班班長。今年和我一樣大，二十八歲。因為身體不好，住院住了半年多。最近好了，院裏動員他復員，他才回到了連隊。

按上級的指示，像姬慶法這樣的同志，這次應該讓他復員。可是，這次復員的老同志又有一定的名額，不能超過。在這種情況下，支部就召開了委員會——對啦，我還沒告訴你，我是連隊黨支部的委員——研究從原來確定的人數中留下一個，讓姬慶法走。你想，我應該怎麼辦呢？一下就想到我應該留下。可是，原來已經準備走了，再留下來，思想上不是沒有鬥爭。我想：已經幹了六七年了，這一留下，不知道得多久。又想到我老婆這時候已經收到我的信了，她一定眼巴巴地等着我，我要是留下不回去了，她會……

「我應該留下。」一個堅決有力的話音，灌進我的耳朵裏。我一看不是別人，是王文煥同志。他那瘦稜稜的臉上，含着笑。他接着慢聲細語地解釋說：「我今年才二十九歲，再幹三年五年不成問題。上次討論名單的時候，我就說過，上級不要照顧我個人的婚姻問題。爲了祖國，爲了黨，無數的同志獻出了生命，我是個黨員，今天台灣還沒解放，我願意把自己永遠獻給祖國……」他的話很誠懇，沒有半點虛假。

一個委員同志接着就說：「不行，按照上級的規定，你不應該留下。」

這時，我的屁股在凳子上再也坐不住了，聽了王文煥同志的話，心裏有說不出的味道。我想，他說的太對了：爲了祖國，爲了黨，多少同志犧牲了生命，難道我不能長期留隊爲祖國效勞嗎？……

「還是讓我留下！」我想到這裏，急忙插嘴說：「王文煥同志入伍比我早，身體比我差，年齡比我大。再說，他才訂婚，我呢，早結婚了。」

同志們剎時把臉轉向我，眼睛緊緊地盯着我，一聲不吭。只有王文煥和我爭論。說我負過重傷，應該讓他留下。

「你對於留下不留，是怎麼想的？」支部書記問我。



「我是這樣想的：黨員起碼的條件，應該是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回家，當然比在部隊裏過得舒坦些，可是這個舒坦日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我們好多同志長年奮鬥得來的。爲了保證這個勝利，創造更美好的生活，今後還要長期奮鬥。我繼續留在部隊裏是爲了祖國，也是爲了自己。」

同志們都認爲我說得很對。但支部書記說，要把這情況報告給上級。會議就結束了。

隔天一早，指導員告訴我說，上級批准了我的請求，決定留下我，讓姬慶法同志復員。姬慶法知道了，說啥也不願意我「替他」。我說：「同志，你說的

不對。爲祖國服務，永遠是我們的責任。你回家了，你的責任並沒減輕。」
姬慶法雙手抓住我的胳膊，淌着淚說：「楊貴祥同志，我永遠忘不了你的話。」

回去一定努力參加農業生產，祖國需要我的時候，我馬上就歸隊。……」

就在這天上午，我冒着飄飄的大雪，送別了好多親愛的老戰友。回到班裏，拿起筆來就給家裏寫信。信的內容記不全了，大致是這樣：

媽媽，開蘭：也許你們正等着我回家過舊曆年吧！可是我現在向上級請求又留下了。不復員啦。

媽，你是村裏的明白人；開蘭，你是個共產黨員，我想對你們是很好講話的。

因爲我是個班長，是個黨員，又是多年的老戰士，今天台灣還沒解放，部隊裏的老戰士不能一下都復員。新戰士來了，還要人帶領。你們等我七八年了，那就再等幾年吧！咱們祖國一天比一天好，幸福的日子還在後頭呢。咱們可不要忘了過去：老三代就受窮，祖爺爺在時的一畝八分田，到了我離開家的時候還是一畝八分田。那時候，媽挑着挑賣青菜，開蘭一天到晚替人家洗衣裳。就那樣還混不够吃的。現在呢，我不說你們也會想得到，覺得出。我繼續留在部隊裏，爲的是全國人民，也是爲了咱自己的好日子。……

我寫的信，指導員拿了去，讀給全連同志們聽。很多老同志都像我一樣，給媽，給老婆寫了信。

你現在問我有沒有臨時觀念，是不是等着下一次？我坦白地說，我沒有這樣想。祖國需要我留在部隊裏一天，我就會全心全力把一個班領導好。就是我將來真的脫下軍裝，摘下帽徽胸章的時候，我心裏仍會時刻想到，我是效忠祖國的戰士！

我要講的，就這些了。

未婚夫妻和媽媽

徐慎

屋子裏靜的連掉根綉花針都能聽見。幸誦生說：『這會主講要講那些年輕小伙子們紅潤的臉上，雖然非常嚴肅，但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喜悅。現在，他們正聚精會神的聽着團支部書記的動員報告。』

……關於徵集補充兵員的重要意義，我已經講過了。大家好好想一想吧，

咱們土改才翻身，生活剛過好，將來更幸福，但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賊却在千方百計的生些毒點子不叫咱們過舒坦日子。咱們能看着不管嗎？同志們！咱們都是青年團員，是黨的後備軍和有力助手。咱們應該積極的報名應徵，而且應該動員串連別的青年報名應徵，保衛咱們的幸福生活，保衛咱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保衛咱們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可是話得說回來，報了名不等於就是批准，如果上級批不准的話，可不要灰心喪氣。不要再像以前參加志願軍樣，有些同志年齡小不夠格，上級沒批准，自己就哭了起來。弄得飯也不吃，活也不做……」

人羣裏有「咪咪」的笑聲了。接着，大夥的眼睛都情不自禁的集中到虎林的身上。

虎林本來是挺着胸、睜大着眼坐着的，可是現在，他在大家的注視下，不得不低拉下頭，眯縫起了眼睛。但是他心裏却挺不服氣：看啥的，有啥可看！我又不是新女婿。人嘛，誰能沒有個錯誤。雖說我那時年齡小，可是現在我已經長大了呀！其實呢，那時我也並不算小，有些部隊的「小鬼」比我當時的個子還矮呢！哼！反正那時候您是有點瞧不起人……

「……我的報告到這裏就算結束。咱們拉開組，好好討論討論，並且要表示

表示個人的態度。」

一陣掌聲，打斷了虎林的思索。

討論會上的發言，爭先恐後。虎林把要說的話早想停當了，但總是輪不到他。他千等萬等，好不容易等這個人說完了，自己正預備張嘴，却不防被另一個人「先下手爲強」的大喝一聲：「我說兩句」搶了過去。他等了又等，急得身上往外流汗，最後他才打斷別人的發言說：

「我提個意見，咱說的時候，少拉些過程中不中？」

「噯！看你這個同志！」正發言的那個人不滿意的望了他一眼說：「我報名參軍是我應盡的義務，批准批准不准倒沒有啥；可是我心裏的話，你總不能不叫我說說呀！」

「看！我又不是不叫你說，是叫你說簡單一點。」

「好！『我去參軍』這四個字可怪簡單，但能說明啥問題呢？」

「好啦，好啦！別爭啦！有您爭的這一會工夫，他的話也早說完啦！」另一位比虎林急得更狠的青年站起來說。

終於輪到虎林發言了。說也奇怪，最容易才等到自己開腔，可是自己却把想

好的話忘完了。他的心在跳，連話也說不囫圇。他鎮靜了一下，才開始說：「我是青年團員，一定響應黨的號召，帶動全鄉青年積極報名應徵。如果批准的話，那我一定要看好大門，把家，堅決，堅決……如果批不准的話……」他的臉在烘烘發燒，不敢再往深處想，只得鼓住勁說：「我也絕對不會再像從前那樣。」他正預備坐下去，忽然又想起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於是他張開喉嚨喊：「對！咱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他坐下去了，眼睛向四週不斷的張望，他是想觀察一下人們對他發言的反應。

「夥計！」坐在他身旁的一位青年人開玩笑地說：「台灣的『灣』字，你現在還認識不認識呀？」

「哄」的一下，周圍的人們都笑開了。

虎林的臉本來就紅，這一弄更紅，紅得就像秋天熟透了的柿子。

人們的笑是有原因的，因為這個「灣」字中間，穿插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虎林這個年輕的小伙子是非常惹人喜愛的。不但他娘愛他，社長愛他，社員愛他，就連年輕的姑娘們也都喜愛他。

社裏有一個名叫雲雲的女孩子，不知爲啥，在挑戰時別人她不挑，單單要與虎林挑；在比賽時，別人她不比，偏偏要與虎林比。有一次在夜校裏，雲雲有一個字不認識，她不去問緊緊挨着她的人，却硬要跑過好幾個桌子去問虎林。

「虎林！這是個啥字？你教教我。」雲雲裝得跟真的一樣。

這一問，把虎林弄楞住了，原來這個「灣」字他也不認識。他猶豫了一會，才說：「噯！這個字我也不認識。」

雲雲一聽，好像有了啥仗恃，嘴裏不由的說出：「喲！你成天喊叫着：『解放台灣、解放台灣！』連這個『灣』字都不認識，不嫌丟人！」

虎林覺着有點奇怪，紅着臉說：「你既然知道麼，爲啥還問我？」

「這，這，這……」雲雲的臉蛋也唰的紅了。

不知爲啥，自從這一回事後，他倆個人就愈來愈好，好得簡直像一個人一樣。

這時組長急忙站起來維持會場秩序，說：「別笑啦，別笑啦！快討論吧！別再『拐彎抹角』啦！」當他說到這「拐彎抹角」四個字時，連他自己也笑開了。接着，大夥又討論了如何去打通家裏父母的思想顧慮。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問

題，每一個人都在深刻的思索着。虎林也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老娘，起初他感到娘的問題不大，因為娘是一個很明大義的人，後來他又想了想娘在最近幾天的情形，不由的使他耽心起來。

這幾天可把虎林的老母親——黃大娘給樂壞啦。她也不知從哪裏捕風捉影的聽說孩子和雲雲「對上象」啦！這回事就像一根繩拴着她的心一樣，繩一動，心一動，甜甜蜜蜜的感覺，一天到晚在她心坎裏湧現着。

「哎喲！房子可不寬綽呀！開罷春說啥也得再蓋上兩間，要蓋就蓋瓦房，拾掇得排排場場的；再把院子裏栽上幾棵洋槐樹，過兩三年，院子裏就像撐了一蓬小傘。到那時，我抱着孫孫坐在樹蔭下的青石板上，心裏再也不着急啦！日頭偏西，他倆口子肩並肩的回來啦，喝罷茶，洗罷臉，媳婦來接孩子，可是孩子說啥也不去，小嘴裏嚷着：『我要奶奶，我要奶奶……』嚇！到那嘛——……」黃大娘心裏像迎風盛開的花朵，滴溜溜的轉開了。

黃大娘從前是光愛孩子，現在不知不覺對她那個未來的媳婦也疼愛起來了。雖說她與雲雲家離的很遠，在以前是很少去；但現在她却經常的去串門子，見了

雲雲她娘也格外親熱。她也覺着去的勤了，叫人家看出來太不像話，但不知咋的腿一動就到了那個門口，再也不覺得離得遠了。有時她也感到見了面沒有話說，便借故去借東弄西。家裏明明有剪子，却還要去借，借了也不還，等雲雲去取時，她使用眼緊緊的望人家，望得雲雲怪不好意思。她也很想張嘴問一問雲雲，可是話到嘴邊又嚥下去了，最後不得不改換話題東扯葫蘆西扯瓢的問個圖圖半片。甚至她連雲雲愛穿啥衣裳都注意到啦，自己已經打定主意等麥收賣了餘糧，一定給媳婦扯上一身花衣裳。

與此相對，黃大娘心裏却埋怨起虎林來了。認爲虎林這樣作太不應該，像這樣重要的終身大事咋能瞞着自己的親娘？現在雖說興自由啦，可您娘也沒有包辦呀！千說萬說您娘總是「一家之主」，也得先給說一聲呀！可是她也會想到孩子的難處：是呀，孩子咋張嘴呀！他能向他娘說：「娘，我與雲雲相好啦！」話雖是這樣說，他也應該和隔壁鄰舍的大嫂二嫂們言一聲，叫她們給我捎個信呀！嚇！反正我現在也裝着不知道，平住心，靜住氣，他總有一天要給我說哩。俗話說：「好賴媳婦總得見公婆。」

黃大娘雖是這樣想，但總是平不住心，也靜不住氣。

天已經黃昏了，黃大娘手裏雖然做着針綫活，但心却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要是今年俺虎林和雲雲結了親，那還不快嘛，說不定一年半載就會有孩子。要是個男的，我就給他起個名叫『翻身』，要是個女的，喲！女孩家的名可得起得好聽一點呀……」

忽然屋門「嘩」一下開了，虎林滿頭大汗走了進來。

虎林一進來，把黃大娘的心思給打斷了。她看了看孩子頭上的汗，心痛地說：「喲！大冷的天，你頭上咋直往外冒汗呢？管又是和人家比賽比的啦吧？」

虎林笑了笑說：「娘！是我高興的啦！」

「高興的啦？」黃大娘想：「啥事能使他恁高興呢？哦，我可猜着啦，管是和雲雲商量好啦，說不定三兩天就要往區裏登記去呢！」於是黃大娘捺住了滿心的喜歡說：「孩子！你情說啦！也別瞞我啦，您娘啥事不知道。」

虎林本想把這回事停一停，等娘去聽了宣傳後再說。但一聽娘問得這樣懇切，想着娘也不是拉後腿的人。早晚總得說，於是又加了一句：「娘！您老人家聽了這事，心裏一定會很高興。」